

# 血腥礼拜天游行示威事件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5)

金恩在 1968 年 4 月 4 日成了詹姆斯·雷伊的黑枪游魂时，才只有 39 岁。金恩之死，就像任何一场的政治谋杀案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和道听途说。随着时间的飞逝和光阴之荏苒，证据逐渐淹没，事实的真相就越加的朦胧难测。

金恩自出山以来，就不停地遭受到死亡的威胁，从 1958 年神经病患者科利的信封刀，到“三 K 党”的炸弹，以及 1965 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血腥礼拜天(Bloody Sunday)”，1966 年芝加哥大游行时的飞砖，1967 年纽约的反对越南战争，使他每天都生活在刀锋边缘上，而有人要将他置于死地的谣言也越传越盛，越传越像真有其事。

在人类历史上，礼拜天好像是个不太吉祥的日子，多次的人为悲剧，都发生在礼拜天。让我举例证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血腥礼拜天，于 1887 年 11 月 13 日在英国伦敦发生，缘由是英国人民抗议英国政府第一，在爱尔兰的高压政治；第二，要求释放政治犯、爱尔兰英雄、下议院议员威廉·奥布赖恩(William O'Brien)；结果被英国政府武力镇压，4 死 200 伤。

第二次的血腥礼拜天，在 1900 年 2 月 18 日的南非共和国橘子州帕德贝格(Paardeberg)发生，六千名凶残的英国加拿大混合兵团，对着五千名非洲野猪族(Boar)进行灭族式大屠杀，结果有一千名野猪族人被屠杀，有四千人受伤、被俘虏，暴露出英国帝国主义的残忍凶恶。

第三次的血腥礼拜天，于 1905 年 1 月 22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斯堡(St.Petersburg)发生。民间工运领袖、俄罗斯东正教牧师乔治·阿波洛诺维奇·加蓬(Russia Orthodox Priest George Apollonovich Gapon)，带领着三万的罢工工人，到尼古拉斯二世沙皇的冬宫(Winter Palace, Tsar Nicholas II)前示威，递交抗议书，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增加福利，每日工作八小时。俄罗斯特务机构给示威者的答复是：四千具尸体，另加 2 万 5 千人的伤残。

第四次的血腥礼拜天，于 1920 年 11 月 21 日在爱尔兰都柏林(Dublin)发生。为了独立，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 Army)力拼英国，一日两战，死亡 31 人，伤 100 人，大部分是无辜百姓。

第五次的血腥礼拜天，于 1939 年 9 月 3 日在波兰比得哥什市(Bydgoszcz)发生，这是德国希特勒挥军入侵波兰的第二天，德国纳粹为了杀鸡儆猴，借机大开杀戒，屠杀了 415 名波兰人。

本文所说的血腥礼拜天，指的是于 1965 年 3 月 7 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Selma)发生。这是美国近代民权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大事，值得撰写。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种族歧视思想本来就极深的美国南方，在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科利·小华莱士(Governor George Corley Wallace, Jr.)的公开鼓吹下，更像洪水猛兽，毒水四溢，祸害人民。

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1 年时，塞尔玛市是阿拉巴马州达拉斯郡(Dallas County)的主要城市，人口 3 万 8 千人，大多数为非洲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 57%。

他们虽然是大多数，可是其中 80%的非洲裔美国人，都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穷人，不是农场的散工，就是工厂的临时工，或是清洁工，下岗工。在他们来说，填饱肚子和有个遮风避雨的房子，远比什么人权、民主和自由来的重要。

全塞尔玛市共有 1 万 5 千名有投票权的非洲裔美国成年人，可是只有 130 名是登记在案的选民，仅占有投票权公民的 0.8%，连一成还不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三：

第一，阿拉巴马州政府官员故意的刁难和推搪，他们奉州政府之命令，用尽各种理由，比如识字多少、身份证明不清等的穿小鞋动作，来拒绝或否决非洲裔美国公民的选民登记证资格；第二，用白色恐怖或者工作、薪水来恐吓非洲裔美国人不得去登记为选民；第三，由“三 K 党”、“白人公民理事会(White Citizen's Council)”等种族歧视团体正面以暴力来恐吓，直接对要去登记为选民的非洲裔美国人进行暴力攻击。

美国公民和美国选民是两回事，美国公民可由天生、归化和特准等数种方式得之，年龄没有限制。美国公民在 18 岁前，没有资格成为选民，在 18 岁后，必须到当地的市政府登记后，才能成为美国选民，选民就是拥有投票资格和被选举资格的公民。

阿拉巴马州政府官员这些“有效的”办法，使非洲裔美国人在阿拉巴马州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是那里的二等公民，阿拉巴马州的朗兹郡(Lowndes County)，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口，在朗兹郡占了 81%，居然没有一位是选民，连一位都没有！

当地的白人则不一样了。那时的朗兹郡，共有 2,240 名白人选民，占居民人数 19%，但是在投票时，却“变”成了 118%！死人当然不会去投票，但是活着的当地白人，却可以利用死人的记录来搞鬼，这就是为什么会闹出了有“118%”的投票率的笑话。

就是由于这种不公平和不正义的选民登记事件，导致了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抗议，一场历史性的抗争运动，在这种大背景的情况下，于然爆发，史称“血腥礼拜天事件”。

不正义的压迫是无法使社会长治久安的，不平则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和平抗议的渠道走不通时，革命必然会紧跟着发生。有智慧的政府领袖知道如何疏导这些抗议，而愚蠢的官僚采取的方法则是如何来镇压这些矛盾。

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发展浩浩荡荡，是一股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女先锋阿米利娅·博恩顿·罗宾逊(Amelia Boynton Robinson)，勇敢地站在老历史舞台的最前面，她振臂高呼，群山响应，拉开了这场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血腥礼拜天暴行的序幕。

罗宾逊是一位了不起的划时代美国非洲裔女性。1964 年，她是阿拉巴马州第一位竞选美国众议员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竞选该职位的非洲裔女性，虽然她只得了 10%的选票，但在非洲裔美国选民仅有 5%的情况下，其特殊的政治意义，非比寻常。

罗宾逊于 1911 年 8 月 18 日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市出生。她自小就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1934 年，23 岁的罗宾逊用对抗的手段，在阿拉巴马州登记为选民，备受各方瞩目。

1954 年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礼拜时，罗宾逊认识了金恩夫妇，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罗宾逊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公义和种族平等奋斗了五十余年，几乎每一件有关民权的大事，都可以看到她的影子。1983 年，她遇到了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并出任他的政治组织“席勒协会(Schiller Institute)”的副总裁。

1963 年 5 月，罗宾逊的丈夫萨姆·博恩顿(Sam Boynton)谢世，在“圣殿浸信会教堂(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举行追悼仪式，阿拉巴马州政府恐怕这些非洲裔美国人乘着机会讨论有关登记为选民的议题，多般刁难。

阿拉巴马州政府命令朗兹郡警长吉姆·克拉克(Sheriff Jim Clark)派出大量警察，将整个教堂包围起来，恍如大敌临头，克拉克亲自赤膊上阵，站在“圣殿浸信会教堂”门口，逐一警告非洲裔美国人教友们最好不要进去，更不得讨论选民登记事宜，否则后果自负。数以百计的非洲裔美国人，当面议视他的恐吓，毅然大步走进教堂，毅然公开讨论选民登记事宜。

阿拉巴马州政府与朗兹郡非洲裔社团间的关系，开始由紧张发展到对立。同年6月15日，非洲裔美国人老师巴纳德·拉斐特(Barnard Lafayette)在市政府外，意图登记为选民，遭到“三K党”暴徒们的围攻，几乎伤重而死。

1963年秋天，拉斐特伤愈，返回学校，继续推动非洲裔选民登记活动，他联络了同校的32位黑人老师，要求登记为选民。这个动作，触怒了全是白人的教育委员会，下令将这32位黑人老师立即全部革职，作为杀鸡儆猴的样板。

1963年9月，几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Birmingham)的非洲裔美国人教堂被“三K党”用汽油弹炸毁，年青的非洲裔美国人学生生气不过，群聚在一家咖啡店门前喧嚷，克拉克下令派出军警，将三百多名学生全部拘捕，控以“非法集会”和“意图阴谋”的罪名。

1963年10月7日，是阿拉巴马州法定的每个月两个选民登记日的第一天，这天一大早，超过三百余名非洲裔美国人在排队，领取选民登记申请表。阿拉巴马州政府对于这些事情很不满意，于是按照老规矩，派出大量军警，拘捕任何胆敢的“麻烦制造者”。

非洲裔美国人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Dick Gregory)和他的妻子莉莲·格雷戈里(Lillian Gregory)二人，因为替非洲裔美国人安排交通工具而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被加以拘捕。

当天天气酷热，排队的人群被晒得口干舌燥，头昏眼花。有几位义工为排队的人群提供清水，立即被视为“阴谋”，加以拘捕。一天下来，仅有几位非洲裔美国人领到了选民登记申请书，但是领到了选民登记申请书也没有用，因为最后还是被政府官员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拒绝掉。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白纸黑字的标明种族隔离是非法的，可是美国南部诸州阳奉阴违，不把这道《民权法案》当作一回事，依然我行我素，照样歧视非洲裔美国人。

在阿拉巴马州，任何胆敢进入白人电影院看戏或者白人餐馆吃饭的非洲裔美国人，不是被一顿暴打，就是以“扰乱治安”的理由，被加以拘捕，投到监牢里。

1964年7月6日，是阿拉巴马州法定的选民登记日，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领袖约翰·路易斯，带领着50位非洲裔美国人到市政府，要求领取选民登记申请表，克拉克又是亲自出马“接待”，他给路易斯和他带来的信徒，不是选民登记申请表而是冷冰冰的铁手扣。

在阿拉巴马州朗兹郡的警察按照上级的命令办事，一向号称司法独立的阿拉巴马州司法系统，亦是一丘之貉，并无两样。1964年7月9日，阿拉巴马州法官詹姆斯·黑尔(Judge James Hare)干脆签发“禁制令(Injunction Order)”：在朗兹郡内，不允许有三个人以上的黑人集会讨论有关平等民权和选民登记的话题，否则会被定为藐视法庭罪。

金恩决定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对抗这些不公不义的暴政乱令，他联合了三位当地的民权领袖詹姆斯·贝弗尔(James Bevel)、黛安·纳什(Diane Nash)、詹姆斯·奥兰治(James Orange)和罗宾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一波和平大游行。

1965年2月18日，阿拉巴马州巡警詹姆斯·博纳尔·福勒下士(Corporal James Bonnard Fowler)，在阿拉巴马州马里恩(Marion)的一次夜间大游行中，开枪射杀非洲裔美国人吉米·里·杰克森(Jimmie Lee Jackson)，使原本就快面临爆炸的局面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阿拉巴马州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决定发动这次示威大游行，从塞尔玛市出发，沿着80号公路，进军阿拉巴马州首都蒙哥马利市，要向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要个说法，要他出来澄清他在州警射杀杰克森事件中的角色。

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知道民权领袖的怒气是朝着他来之之后，拍桌大怒，公然抨击这次游行是违反公众安全的非法行为，他将毫不客气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

1965年3月7日，美国民权运动发展史上最血腥的大游行爆发！600多人的和平游行队伍，分为四大梯队，由路易斯带头为先锋，接着由霍齐亚·威廉斯牧师(Reverend Hosea Williams)为第二梯队，由鲍勃·曼特斯(Bob Mants)为第三梯队，由阿尔伯特·特纳(Albert Turner)押后，浩浩荡荡地前进。

游行队伍只走了六个街口，到了埃德蒙·佩特斯大桥(Edmund Pettus Bridge)就遇到了麻烦，阿拉巴马州巡警队和达拉斯郡警察队，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准备好了皮鞭、警棍和煤气催泪弹，在佩特斯大桥头那一端，等待着和平游行队伍的到来。

一声令下，就在全美电视的现场直播下，美国人民看见了一幅人间炼狱的画面，手无寸铁和平游行队伍，被凶残的部队恣意凌辱，恶意攻击，棍挥处，血飞泪散，棒头下，皮开肉绽，整个现场，鬼哭狼嚎，鸡飞狗跳。

17位和平游行示威者被抬进了医院，走在最前面的罗宾逊被阿拉巴马巡警打得血流满面，由于吸进过多的煤气催泪弹，生命一度垂危，经急救后才脱离险境。

第二天，罗宾逊被打得血流满面的相片，成为全世界所有主要报纸的头版新闻，世人不约而同地以“血腥礼拜天”呼之。一时间，美国驻外使节，无颜面对世人，美国的名誉，为之蒙羞。

警棍打破了和平游行示威者的队伍，但打不破他们争取人类公义的志气，催泪弹可以摧毁非洲裔美国人的肉体，但挡不住他们要求平等的正义呼声。

金恩立即决定在两天后，再来一次和平示威大游行。他亲自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民权同志，要求他们立即亲临阿拉巴马州，共商大事。由于电视上的镜头，实在是使人气愤难平，到处支持与反应之强烈，出乎小金恩的意料。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不给阿拉巴马州政府动用警力的借口，金恩首先向美国法庭申请游行执照。美国地区法官弗兰克·约翰逊为了不想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采取了冷却处理的办法，签发了一张《游行示威临时禁止令》，理由是他需要几天的时间来考虑和研究有关情况。

金恩不想得罪这位一直对非洲裔美国人抱有同情心的美国法官，有意将游行示威的时间延后，好给美国法庭一点时间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件。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本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们一致要求在原定日子发动游行示威，来抗议阿拉巴马州血腥礼拜天的镇压和有系统地继续拒绝非洲裔的选民登记权。

金恩考虑后，采取了一个“游行依旧，过桥即停”的折中方案。1965年3月9日，金恩带领着2千5百人进行象征式的游行示威，大家刚一跨过佩特斯大桥，就停在那里祷告，然后宣布临时结束这次游行示威。他告诉游行示威的群众，请逗留在塞尔玛市，等待美国法庭的批准。

那天晚上，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发生了一件令人心痛的悲剧，使这件血腥礼拜天事件更是余波荡荡，雪上加

霜。有三位外地远道而来参加游行示威的白人基督教传教士，在一家叫做银月饭店(Silver Moon Café)门口，被当地的“三 K 党”暴徒，用棍棒袭击，其中来自波士顿的詹姆斯·律布牧师(Reverend James Reeb)的伤势最为严重，他被“三 K 党”暴徒用棍棒打得头破血流，昏迷倒地，不省人事。

当律布牧师被送到塞尔玛公立医院(Selma Public Hospital)急救时，居然受到了闭门羹，塞尔玛公立医院的医生们异口同声的拒绝向他提供任何紧急救护，因为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外来麻烦制造者”。

众人无可奈何，只好将律布牧师转送到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位于伯明翰市的“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两天后，因为伤势过重以及救治太晚，律布牧师握着坐在他身边的妻子的手，伤心而逝。

美国的媒体，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律布牧师死亡的事件上，相对来说，同样是被杀害的吉米·杰克森，几乎无人提之，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一个是白人，一位是黑人。在那个年头，谁会在乎一个非洲裔男孩子的生死呢？

律布牧师死后一个星期，约翰逊法官的判决书下来了，他引用《美国宪法第 1 条修正案》的条款，认可非洲裔美国人有权运用游行示威的方式来表达对阿拉巴马州政府的不满，而阿拉巴马州政府无权阻止。

约翰逊法官的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子写的：“法律是清楚地注明，人民有权使用公家公路，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方式来纠正政府对他们的冤情。”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约翰逊法官是一位了不起的开路先锋。这位美国近代民权守护神有一句名言，成为日后许多美国法官的座右铭：

“我不是被请来出任道德法官，传教士或说福音的，我是被请来按照法律作出裁决的(I wasn't hired to be a moral judge or a preacher or an evangelist, I'm hired to apply the law)”。

约翰逊于 1918 年 10 月 30 日在阿拉巴马州温斯顿县(Winston County)出生。1943 年从“阿拉巴马大学”毕业后，参军报国，适逢其盛，赶上了“诺曼底登陆(Normandy Landing)”大会战，他挨了德国军队的几颗子弹，几乎丧命，其中有一颗子弹因为太接近心脏，医生不敢移动，只好终其余生的留在他体内。

约翰逊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法学院读书时，有一位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位置的同班同学，他就是在阿拉巴马州全力推动种族隔离政策的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

1946 年，约翰逊退伍后返回阿拉巴马州加斯珀(Jasper)小城，成为开业律师。在这之后的七年中，他开始参与美国共和党的政治活动。当他在欧洲战场的顶头上司戴维·艾森豪要竞选美国总统时，他组织了阿拉巴马州的退伍军人，全力以赴支持之。

艾森豪当选成为美国第 34 任总统后，任命约翰逊为阿拉巴马州北区美国检察官。1955 年 10 月 22 日又提名他出任阿拉巴马州中区法官，美国参议院于 1956 年 1 月 31 日通过他的提名，于次日将任命书送至他手上。

1966 年开始，约翰逊出任阿拉巴马州中区法庭的首席法官。1979 年 4 月 2 日，约翰逊被美国第 39 任总统卡特提名为美国第 5 巡回法庭法官。美国参议院于 1979 年 6 月 19 日通过其提名，于两天后将委任书交予他。1991 年 10 月 30 日，又再升格为美国第 11 巡回法庭法官。

1977 年，卡特总统提名约翰逊出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代替因退休而离职的克拉伦斯·凯利(Clarence Kelly)。在宣布他的提名次日，约翰逊不幸地被医生发现他患有动脉肿瘤，由于健康亮起红灯，他的提名被迫撤回。

约翰逊刚出任阿拉巴马州中区的法官，就遇到了考验这位典型美国知识分子的《奥里莉亚·布劳德 诉 威廉·盖

尔案》。在连席审判这件公共巴士上是否允许种族隔离的划时代大案中，其余两位法官中的理夫斯投的是反对票，另一位琳恩则认为在公共巴士上实行种族隔离是合乎《美国宪法》，因而约翰逊的一票，可以说是决定美国人民民权前途的一票，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个美国历史转变的节骨眼上，约翰逊投下了将在公共巴士上种族隔离送进历史垃圾炉的一票。

这个裁决震惊了整个世界，大家都意识到一件事：一个新的美国民权时代已经开始了。《时报杂志》不仅将约翰逊列为 1967 年 5 月 12 日那期的封面人物，还在同期加以肯定的评论说：

“每一件主要的抗争运动都使见证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美国南方的民权斗争，更是如此。只不过是数日前，背后的黑刀子加催泪弹撒满了佩特斯大桥，但他们还是要去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

残杀塞尔玛市游行示威者的三 K 党科利·勒罗伊·威尔金斯(Collie Leroy Wilkins)与另外两名同党刚被宣布无罪，留下了一片使人迷惑的空白。还有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站在学校门口’的造型，及年轻的金恩领导的抵制蒙哥马利巴士运动等。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记得那些情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一位在所有这些事情的中心人物，却是管辖着阿拉巴马州 23 个县的美国东南区的法官约翰逊。

冷静和裁决使 48 岁的约翰逊法官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在他 11 年半的严格执行《美国宪法》下，已经改变了整个的阿拉巴马州，整个的美国南方，整个的国家。”

《时报杂志》的评论是公允的，是客观的。其实约翰逊法官在 1956 年的《奥里莉亚·布劳德 诉 威廉·盖尔案》中裁决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在公共巴士上实行种族隔离为非法外，还在 1961 年的《戈米利恩 诉 莱特富特案(Gomillion V Lightfoot)》中，裁决阿拉巴马州阴谋诡计地将特斯基吉(Tuskegee)市为了减弱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力量而重划票区的行为是非法。

约翰逊法官在 1961 年《美国 诉 阿拉巴马州(United State V Alabama)》裁决中说：“如果非洲裔美国人在选民申请书上填写的资料与被接受的白人申请书一样的话，必须批准。”这个裁决粉碎了阿拉巴马州政府官员故意刁难非洲裔美国人使其不能成为选民的美梦。

约翰逊法官在 1961 年的《刘易斯 诉 灰狗巴士案(Lewis V Greyhound)》中裁决：“蒙哥马利市不得继续在灰狗巴士上再搞种族隔离政策。”

约翰逊法官在 1961 年的《美国 诉 蒙哥马利市案(United State V City of Montgomery)》中裁决：“蒙哥马利市政府必须在限期内，将所有的选民登记记录，交予美国司法部审查。”这个裁决杜绝了阿拉巴马州再次暗中搞鬼的可能。

约翰逊法官在 1962 年的《锡姆斯 诉 弗林克案(Sims V Frink)》中裁决：“阿拉巴马州政府必须严格执行‘一人一票’的基本原则。”自此以后，阿拉巴马州政府当局，再也不能大搞死人也算是个选民的假票把戏。

约翰逊法官在 1963 年的《里 诉 梅肯县教育局案(Lee V Macon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中裁决：“阿拉巴马州政府必须下令，在全州范围内所有的公立学校中，不得再有种族隔离政策存在。”这个裁决彻底地将阿拉巴马州公立学校中的阳奉阴违的种族隔离行为消灭掉。

约翰逊法官在 1965 年的《威廉斯 诉 华莱士案(Williams V Wallace)》中裁决：“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必须批准由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发动由塞尔玛市至蒙哥马利市的游行示威，不得横加阻扰。”

约翰逊法官在 1966 年的《怀特 诉 库鲁克案(White V Crook)》中裁决：“阿拉巴马州司法部必须允许非洲裔

美国人出任司法审判陪审员。”黑人不得充任陪审员的种族歧视政策，自此在阿拉巴马州走进历史。

约翰逊法官在 1966 年的《美国诉阿拉巴马州案(United State V Alabama)》中裁决：“在阿拉巴马州已经实行了两百年的“人头税(poll tax)”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公平保障原则，必须立即作废。”

约翰逊法官在 1970 年的《史密斯诉蒙哥马利基督教青年协会案(Smith V YMCA of Montgomery)》中裁决：“蒙哥马利基督教青年协会之不接受非洲裔美国人为会员的做法为违宪，必须立即全面废除。”

约翰逊法官在 1986 年的《加西亚诉米斯案(Garcia V Meese)》中裁决：“美国现存法律必须优先于国际传统法。不得假借他国法律在美国执行种族歧视政策。”

约翰逊法官在 1986 年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诉度塔德案(NAACP V Dothard)》裁决：“阿拉巴马州自此开始，每聘请一名白人州警，必须聘请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州警，直到按照黑白人口比例达到公平为止。”

1995 年，美国第 42 任总统克林顿在白宫授予约翰逊法官一枚“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由此可见，可谓实至名归。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以一位美国法官之力而将整个时代改头换面者，唯有约翰逊一人而已。1999 年 7 月 23 日，这位美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法官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病逝，享年 81 岁。

在约翰逊法官的划时代裁决下，所有法律的障碍清除了。美国历史上是最为著名的第三次血腥礼拜天大游行示威，才能得以进行。

金恩带领着 8,000 名民主信徒，在美国政府派来的 2,000 名陆军和 1,900 名“阿拉巴马州国民军”，以及大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和联邦警察的保护下，终于完成。

游行队伍从 1965 年 3 月 22 日开始，由塞尔玛市布朗教堂(Brown Chapel)出发，全程 54 英里，费时 5 天 4 夜，以每天前进 10 英里的速度，终于在 1965 年 3 月 24 日到达阿拉巴马州首都蒙哥马利市的州会大楼(Capital Building)。

那天夜里，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州会大楼前，有如一场嘉年华大会，七彩缤纷的舞台上，来自全国的知名歌星如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弗兰基·莱恩(Frankie Laine)萨米·小戴维斯(Sammy Davis, Jr.)和尼娜·西蒙尼(Nina Simone)等，轮流登场，激情演出，为这场成功的历史性的大游行助兴。

1965 年 3 月 25 日，金恩在阿拉巴马州首都蒙哥马利市的州会大楼台阶前，发表著名的《会多久？不会久的！(How long? Not Long!)》的演讲。他告诉台下的 2 万 5 千名听众说：

“上个星期天，我们有超过八千人从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开始正常正义的大游行示威。我们经过了荒凉的峡谷，翻越了难以攀爬的山丘，我们在曲折的公路上前进，在碎石的路边休息，我们有些人的脸被酷热的太阳烤焦，有些人是在泥巴地上睡觉，我们被遇上的大雨浇透，我们的身体已经疲劳不堪，我们的双脚疼痛难忍。”

“这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游行示威能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圆满结束，是没有任何使人惊奇之处的。只不过在 10 年前，就是在这个城市，一个崭新的黑人斗争哲学诞生了，蒙哥马利市是美国南方第一个黑人社团团结起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先锋。”

“他们警告我们说，我们是来不到这里的。他们也警告我们说，只有跨越了他们的尸体，我们才能来到这里。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今天已经在这里了，我们今天站在象征阿拉巴马州的权力和武装的地方，大声地说：我

们不会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在整个大地都是那些残忍而且野蛮的格杀勿论的命令下，来发动整个社区的居民与对手较量，另一种运用‘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运动’的方法就是不要将刀剑出鞘。如果美国人生活中最差的东西依然潜藏在黑暗的街上的话，那么，美国人生活中最善良的本性已经在全国各地热烈地涌现并且将困难克服。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将使人们的良知光耀四海，闪闪发亮。”

“战场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当这场斗争向我们召唤时，我们的答案是将这场具有创造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升华至更高的境界。那里没有广阔的大道让我们轻易地就解决难题，因为我们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必须要继续前进。”

“我们的目标永远不会是击败或者羞辱白人，我们要赢取他们的友谊和了解。我们想要的是将来有一个自我和平的社会，一个拥有充满了良心来生活的社会。那将不是什么白人的社会，也将不是什么黑人的社会，而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我知道今天有人问我，那会需要多少时间？有人也会在问：偏见还要蒙蔽人们的远见多久？黑暗人们的理性多久？远离那种神圣王座的智慧还有多久？有人也会在问：在塞尔玛市和伯明翰市大街上，以至整个美国南方的社区里，那些丑陋的恶毒谎言，那些受伤的司法正义，何时会使人们的孩子升华为拂去羞耻的尘埃？

有人也会在问：何时才可见到耀眼的希望之星，穿透这种孤寂的黑夜？将用铁练锁住的厌烦的灵魂从死亡的桎梏中释放出来？司法公正还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多久？我们还要忍受真理蒙难多久？

我在今天的中午告诉你，无论此时此刻有多大的困难，无论此时此刻有多大的挫折，那是不会维持太久的，因为真理在地球上压迫后依然还会复活，会多久？不会久的！因为没有谎言是能持久的，会多久？不会久的！你播下的种子应该会有好的收获。”

亨利·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又一次显示出其仁者无敌的霸道和威力。先进的电视传播和现场的新闻报道，让阿拉巴马州残暴的州警殴打和平游行示威群众的丑陋嘴脸，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面前无所遁形。

这次的血腥礼拜天游行示威运动，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来自全世界的嘲笑与指责，不但使美国蒙羞，还唤醒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觉悟，都意识到是进行改革的时候了，是显示什么是美国良知的时候了。

美国总统约翰逊于1965年3月13日在白宫约见了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当面规劝他说，阿拉巴马州的做法严重地违反了美国基本人权和法律的，如果不改革，阿拉巴马州将永无宁日可言，因为正义的美国民权运动，是谁也无法抵挡的历史趋势。死硬而且凶残，靠着大搞种族歧视运动起家，视种族歧视为其唯一政治资本的的华莱士听后，不置可否，无言而退。

两天后，即1965年3月15日，约翰逊总统乘着民心归向，向美国国会连席会议递交草案，就是后来的《投票权利法案》，约翰逊总统站在美国国会的台阶前，公开宣布说：

“就算是通过了这件《投票权利法案》，斗争并没有结束。塞尔玛市的事件，只是这场波涛汹涌的大运动中的一环而已，它会蔓延到全美国的每一个州，每一个社区。美国黑人只是努力地为他们的美国生活寻求安全和平等。他们的要求也应该是我们的要求，因为不光是黑人，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来克服这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顽固且不正义的遗毒之物。”

为了增加语气，约翰逊总统借用了金恩的一句名言“我们一定克服得了的(We shall overcome)!”作为他演讲的结束语。



美国政府的正面态度和立场，影响至大至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投票权利法案》，约翰逊总统于 1965 年 8 月 6 日在白宫举行签字仪式，特别邀请了金恩和罗宾逊等民权领袖观礼，做为这个历史时刻的时代见证人。

让数字来证明《投票权利法案》的重要性，《投票权利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派出联邦官员前往美国南方诸州强行执行之。

在当年的塞尔玛市，立即增加了 7,000 名非洲裔选民。在 1960 年时，整个阿拉巴马州，共有非洲裔选民 53,336 名，到了 1990 年时，整个阿拉巴马州的非洲裔选民，达到了 537,285 名的历史高峰。

在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的国家，投票权力就是政治力量，因为没有任何政客会理会没有投票权的人们。阿拉巴马州的非洲裔美国人选民有了投票权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选票请阿拉巴马州朗兹郡警长克拉克走路。不过人们发现，已经用不着朗兹郡的非洲裔美国人选民来操心了，因为克拉克的偷运毒品的罪行被曝光，此时他已经锒铛入狱了。（待续）

2011 年 1 月 26 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